

# 鄉土藝術之一

正如歲月的逝去，人事的變遷一樣，在我們的週遭也正有許多的事物正隨著時間而改變；親愛的交大人，當我們陶醉於電子、資訊、管理的熱門科技之中，是否也要回首一下，那些曾經燦爛一時，如今卻已逐漸沒落被淡忘的手工業？不可否認的交大全力貫注於科技工業發展，得到不少的成就，相對的卻也失去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氣息，還記得嗎？雅緻的美濃傘、精美的三義通霄苑裡雕刻品、浪漫而清爽的大甲草蓆、草帽……。縱然是帝王之家，也有沒落的時候，她們曾是一顆閃亮的流星，她們不只是台灣民間藝術、民俗的表徵，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小環，如今卻必須由許多的報導、訪問、才能喚起人們的回顧：

## 即將消失的行業



採訪：  
執筆：鄭欽明

### 苑裡(大甲)帽蓆

有人將民間藝術給了三個條件：

- (一) 她必須是無名作家的作品，沒有作者個性而類型化，並且反映著區域群眾的共同心理。
- (二) 她必須具有傳統性和鄉土性。
- (三) 她必須是個手工業的製造品。

以前列的論點來看，大甲帽蓆的確是不折不扣的民間藝術，而她的存在更說明了早期台灣西部沿海辛勤和淳樸的民風。

俗稱大甲藺的三角藺（以下均稱三角藺），本草綱目稱鹿草，長於水濕的多年生草木。相傳雍正





五年間，一居大安溪下流河岸附近的民婦，採野生三角藺編織粗製草蓆及日用品。另一說：乾隆三十年一先住民婦阿流加員氏（此據新竹縣志，時報週刊寫為阿璐阿曼），鑒於三角藺強韌並吸水量大，於是從事栽培改良，並採取編織成蓆，成績頗佳，惟缺乏詳細的記載。清光緒二十三年，苗栗苑裡鎮西勢的婦人高洪鶯（生於通霄），爲了使在山上工作而頭部長瘡的兒子，避免蚊蠅的叮咬和烈陽的照射，以三角藺編織成帽，因而發明了清爽宜人的草

帽。或許是草帽的背後有段如此感人的故事，當我們戴上草帽，除了感到涼快之外，還不時勾引無限的悠思。

今日我們稱的大甲蓆，主要產於苗栗縣苑裡鎮，因當時西部海線尚未完成，皆經由大甲糖廠的小火車轉運或大安港出口，因此外人只知大甲出帽蓆，我們是否應該改正其名呢？那已不是我們探討的目標了。

漫步於苑裡古街上，讓人有無限的感慨，歷史

在街道上刻畫出痕跡，美人總是要遲暮的，往日曾有一百多家帽蓆行的小鎮，今日不到十家；據現存最古老的一家帽蓆公司表示，帽蓆業最輝煌時西部沿海一帶以其爲副業，主業者不下七十萬人，外銷收入達兩億多美元（當時第三大的外銷農產品），而住在苑裡的小女孩更是從小就學習編織；苑裡國小老師如果出一篇「我的母親」的作文時，每一篇都是描寫媽媽辛苦編草蓆的情形，因爲那時候的苑裡到處都是藺草、帽蓆，而人們的意識裏更是如此。曾幾何時，如同大安溪水的流出，黃金時代已成令人懷念的過去了；目前苑裡的從業者大約只有一、兩千人，而大部份都是老一輩的人；能上工廠的都到工廠去了，誰還能忍受整天彎腰的工作，有些精細的草帽（草蓆更不用說了），往往必須花費二、三天的工夫，而其價格卻在兩百元以下，個人的工資更是極其微薄，誰會留下來做呢？只有那群有家的默默工作者及一雙粗糙的手！

以今日的觀點（尤其是交大人的觀點）來看，帽蓆業的確是一種落伍的行業，實際上當工業革命進入人類生活圈以來，許多沒有隨時代潮流前進的東西，紛紛的被淹沒了；上百年歷史，且曾聲名遠播的苑裡草蓆，是否也如此？由於帽蓆完全屬個人的手工品，無法建立健全的收支、發票制度，於是在民國六十年，發生了一次所謂帽蓆漏稅案，當時許多被控度買發票，整個小鎮籠罩一片愁雲，幾名領導人物因而自殺，「帽蓆生產合作社」從此名存實亡，整個促銷制度喪失了，這可以說是沒落的近因。

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，沒落的原因應該還有：（一）沒有推動大量生產的人才，從業者不懂機械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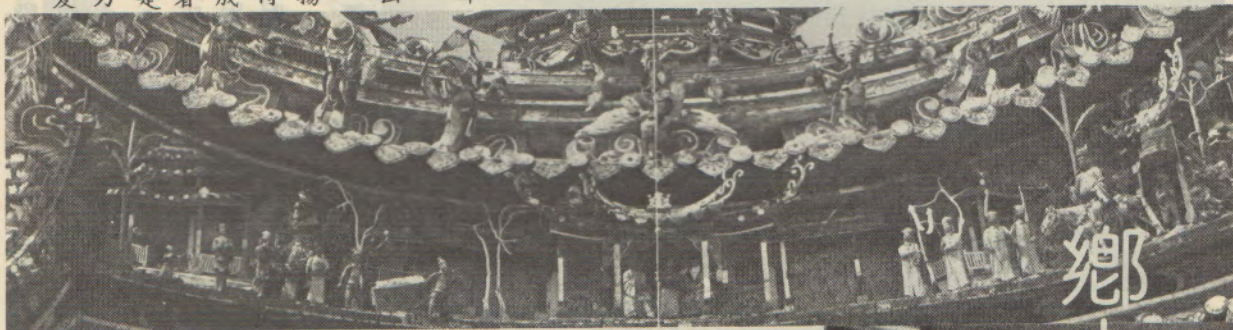
、自動化，那些自動化人才不懂草帽，更沒有人願獻身於此工作。(二)缺乏完善的產銷制度，不能系統化的管理，故無法控制產品的來源、數量和品質，對外缺乏推展市場的力量。(三)未能建立消費者的信心，消費者不懂草蓆，故許多的市場反被那些塑膠、尼龍、化學原料織成的東西所取代，那些東西有時候卻製造不理想、有怪味……等罪名，在蘭草的身上。(四)帽蓆業者，在試樣設計上不求突破，未能迎合、吸引各階層人士。(五)政府忽略了對傳統手工業的輔導，對外的競爭力量相對的削弱了許多。

儘管如此，並非落伍的行業就會被遺棄，帽蓆業仍有光明的未來，只要讓消費者能分辨出什麼才是真正三角蘭織成的日用品，讓大家了解蘭草的好處及其保養方法，相信聰明的人類仍然會回頭重拾其所愛的。

猗歟苑裡，峯嶺悠揚，溪流朝謬，林木清蒼，人才輩出，萬古流芳，……。

猗歟苑裡，膏魚昭彰，稻米收穫，千倉萬箱，工業出產，全球名揚，……。

這是苑裡國中校歌的一部份，「工業出產，全球名揚」正是草蓆最驕傲一刻的寫照；三年前一向以戴草帽為傳統精神的苑裡國中，竟改戴一般的鴨舌帽，草帽鑽動已成過去，連自己的子弟都捨棄了家鄉的特色，這今許多業者心冷。面對日漸沒落威脅的業者，不乏的是有心人，但是純樸的他們，缺乏現代管理的知識，空有熱忱，微薄的力量那能引起社會的共鳴，誰會了解他們的惶恐？那群深愛鄉土的人士？還是那消逝去的大安溪！



## 木雕

### 鄉土藝術之一

石彫和木彫是彫刻者的兩大領域，但目前除了廟宇的建築之外，幾乎見不到石彫的影踪，更找不到石彫專業區，彫欄玉砌可能將成為令人讚嘆的佳句；今天我們要談的也只是木彫，特別是目前的木彫手工業。

早期台灣的木彫工藝來自閩南，所需木材大多來自福州，號稱福杉；像台南市的報恩堂、大肚磺溪書院、新港鄉的一些古民房建築……都是當時精美的木造建築。那時的木彫深受宗教及淳樸的風俗所影響，人們喜歡左、右對稱的雙數，造型都以吉祥的事物或有關道德的圖案為主，而其主要的應用中心，也在於寺廟和古民房之裝飾。大概是宗教虔誠的心理，當時的木彫從事者，也都是精工主義者（至少不會偷工減料），他們以無名英雄的身份，刻劃出台灣彫刻史上最燦爛的一刻。

歷史的脚步不斷的前進，精彫的神像已慢慢的被商業化的彫刻品所取代，福杉也變成了台灣的相思木、樟木……彫刻業也大不如前了；苗栗縣南部三義、通霄、苑裡三小鎮——現存最集中的事業區，也在一片不景氣中嘗試追尋一條坦蕩的大道。





讓我們看這家歷史不到二十年，一年前以八龍

木彫屏風名噪一時的苗栗苑裡東方彫刻社：一進大門，幾雙疏疏落落的眼睛投向陌生的訪客，幾位婦人正忙著將已完成的彌勒佛裝訂成箱，門前冷落車馬稀，這就是一年前彫出台灣彫刻史上最大木彫的地方？據老闆表示：目前彫刻業正處於低潮，每星期外銷數目大約只有三大貨櫃（主要對象是日本），均經由台北的貿易公司出口，這種成績在目前的彫刻業者，算是很不錯了。他又說：一般彫刻社經



營並沒有企業化的模式，像他自己懂得日語，許多對外業務的交涉，擴展都由自己處理，對內的事務像彫刻師的延攬，成品的收購也都由親人負責，自己的女兒則擔任會計工作，整個彫刻社就是一個家族經營企業；由於沒有穩固的組織和多角化的經營，許多的彫刻社都被不景氣所淹沒，最好的也只是不過是勉強可以慘淡經營罷了。

做生意就是要會動頭腦。民國六十五年因屏風彫刻品的開發，為彫刻業帶來一片欣欣向榮，業者紛紛的投入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；但由於沒有統一的彫刻工會組織，造成相競削價，業者為了顧及本身的利潤，材料處理因而敷衍、縮減，彫刻品為了大量生產、減少成本，以粗彫代替精磨，破壞了屏風的形象，另一面也可能是外銷市場未能繼續拓展，於是彫刻業陷入了低潮。幾年前，人們在工業的污染下，渴望著自然美，有人也就開發了以樹枝、樹根或木材紋路為主，稍以修改成為最自然、最接近許多事物圖案的裝飾品，但不久又就一窩蜂投入的影響，許多不懂見好就收的業者垮了，陷入現在的最低潮。

據許多的彫刻業者表示，他們並不奢望成為藝術家，他們只求迎合群眾的需要，推出最暢銷的產品。目前東方彫刻社正試圖開發更新的彫刻品，他們收集了有關藝術叢書、漫畫……，想將維納斯、阿波羅、米老鼠、卜派、印度象……等吸引人的

形象躍然「木」上，他們的嘗試精神是可敬的，成功了是否又會引來一窩蜂？很難說，但他們的精神已經是一種藝術了，除了絞盡腦汁開發新構想之外，彫刻業者也僅量的往精刻細的路上走，這樣不但能建立自己的風格，更可以避免其他業者的模仿、投機取巧，在藝術上、商業上都是必行之道。

目前彫刻外銷市場局限於日本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紛紛加入，競爭日趨激烈，而彫刻業者又怕一窩蜂的習性，不敢開拓新產品，有新構想的人引來一堆的模仿，原始的創意人得不到保障，甚至可能連投資成本都無法收回，誰還花精神去創造？因循苟且，只有每況愈下。政府應在提昇工業科技水準之時，不要忽視了先人遺留下來的文化產品——手工業，建立有力的彫刻工會、設立彫刻手工業特區、延攬人才開拓新市場、經營制度的效能及效率化，應是當前振興手工業最重要的課題。

實際上拿木彫來和石膏像、陶磁像比較，似乎木彫較顯生意盎然，多了幾分鬼斧神影的情韻，可能是彫刻者已在一刻、一磨中完全注入自己心血的關係吧！因此木彫的存在有其重要的藝術價值。但由於彫刻業的被忽視和不被了解；而且想成為彫刻師，並非一蹴可及的事，一位師傅級的手工業者，必須具備一點的美術細胞和眼光，他們更要經二、三年學徒生涯的艱苦歷煉，否則一輩子也不可能刻出生龍活現、趣味盎然的雕像；因此現在的彫刻業幾乎沒有新血輪的注入，在目前的工作者中，最年輕的一群也都三十來歲了，隨著歲月的過去，這些人和我們一樣也將老、死，誰來繼承他們的衣鉢？那些彫刻藝將和故宮的許多文物一樣，成為我們子孫憑弔、空嘆的對象。